# 雪茵情書

上海現代書局印行

# 雪茵情書

曹雪松　吳克茵

作

上　海

現代書局

一九三一

1929 9 20 初版
1——1500 册
1930 3 20 再版
1501——3000 册
1931 3 20 三版
3001——4500 册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每册實價大洋六角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（同業公議增價一成）

# 序

書局裏把本書的三校樣稿送來後，我就開始校閱，從第一頁起，直校到最後一頁止，我的眼淚沒有乾過！

我全身心像沈沒在很深很淵默的一個夢裏！

彼時……

今日……

彷彿聽見一種歡欣的步聲從我的靈魂邊走過去，又彷彿聽見一種哭泣着的調子從我的靈魂上踏過來，那樣輕輕地，那樣寂寂地！

我怎麼也不能停止我飛湧着的熱淚！

我雖好多次見過梅雨時節的天空，剎那前還

是天朗氣清，太陽的光輝歡美地普照着大千萬物，一瞬後，四方竟濃雲密佈，天空那樣迅速的降低下來，彷彿要覆沒這個人間；風在狂吼，雨在亂打！風風雨雨，吹打得全宇宙都如幽靈般在哭泣着！但我，啊，怎麼也料不到人事的變遷竟也會爲如天時的晴雨那樣地匆匆，那樣地迅速！

怪不得前人時有"滄海桑田"之嘆，如今我信實了，僅僅只要一瞬的時間，滄海能變成桑田，桑田也能變成滄海！說句可怕的話，也許這樣繁華絕頂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，多少年後，說近一點，或者就在明天，就會忽然陷落下去，變成一片汪洋大海！

上海有知，回憶當年不夜的燈光，通宵達旦的歌舞，和醉迷在這酒綠燈紅的歌舞中的跨馬的英雄，傾國的美女，熱情而羅漫的詩人……啊，上海！你一靈不昧，當生何樣沈痛的感慨！

✲　✲　✲

✲　✲　✲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而今盡已枝葉狼藉
看一看這花凋後的剩瓣殘香
只有滿懷的心傷

怕看天上的月亮
怕聽淒咽的湖浪
夢——遙遙
淚——滔滔

這是我倆從靈魂深處共同迸發出來的哀音，一字一句裏都隱含有我倆心的慘變的歷歷傷痕在內！

不是嗎？本書雖三校已竣，不久即可裝訂成册，供諸世人了；但作此書的女主人公此刻却正在病重中，不特她在病重中，而且我們的愛也正在病危中！

這慘變的原因，不是一個問題，不是一句話所能說得盡的。太複雜了，我說不出，并也有些不願說！實在，說時，太使我心酸，太使我的靈魂痛楚！不過，朋友們倘定欲知道，就讓你們自己從各方面探

所有慘變的經過，完全像是一個夢，好凄傷的一個夢！

這個夢的開始，是在去年的落花時節，直至今日，爲時不過年餘；但這年餘的時日，却盡在波折和阻難中渡過去的。我們幾多次的見了面又分了手，分了手又見了面，幾多次的相抱飲泣，痛哭！幾多次的誤會了又諒解，諒解了又誤會……如此，如此，于是織合成了現在這個凄傷的夢！不過，我得申明：在這個夢裏，從開始到現在，我並沒有負人！

不論是愛也好，是夢也好，是歡樂或凄傷都好，此本記錄愛與夢的痕跡的集子，却足以自視珍貴的；因爲這是我們過往兩個抱吻着的靈魂所留下來唯一崇潔的紀念！

我設想，十年後，我與克茵重翻此書，不知在深心中將作何感想？或者二十年後，或者更等到我們都白髮蒼然的老年時光，再閱此書，在止水般寧靜的心湖裏，蕩漾起一波波已逝的夢痕：美麗的，慘

淡的。啊，追憶起當年兩人寫這些信時所懷神秘的心情；追憶起經了這些通信後見面時的一翻癡情熱愛，深誓蜜吻；更追憶到隨後所經過種種不幸的事件……不知是哭好，還是笑好？

還有許多許多的話，現在我且不說了，或者以後我會把它寫成一部長篇創作吧！

附帶地申明一下；這本書是搜集我和克茵兩方的原函交給書局付印的，涂草處，倘希讀者鑒原！

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雪松于法界三江公寓。

五月七日

李華寄妹妹：

自從在朦朧的清晨裏和你分別後，便到處逗遛，直到今天，方到我曾消磨過美好的青春的上海！啊，上海，我又愛又恨的上海，你曾給我喝過飄零的苦酒，你也曾給我享受過榮盛的歡樂。如今我又歸來了，上海，從此我再不願和你離開！我的一生大約沒有什麼希望了，就此永遠飄流吧，永遠在這愛恨參半苦樂並存的上海過着清苦的泊生涯吧！

幸福的園裏我是絕了望的人，我已對你說過，我是已被社會深深踏在脚下了！李華，我是無名無愛，無花無光，我是一無所有的一個流浪的文人！我知道，我的一生是不會有什麼好結局的，除坟墓外，決不會有其他的歸宿！

說也臉紅，華妹，我前後已自殺過三次了，但都不曾死去！大約我還有許多人生的痛苦沒有嘗夠，還有不少黯零的苦酒待我去痛飲！

我很想再到宜興來一走，因爲我近來對於我們的宜興非常熱愛！宜興，不知怎樣，現在我會特別地這樣愛起它來！

華妹，我現在沒有一時能忘記，那晚在府上歡樂的宴會。寄母是這樣的和藹可親，寄姊妹們是這樣的招待殷勤，寄嫂是這樣的笑趣橫生；瑞芬呢，啊，瑞芬這小娃娃，更是天眞有趣，幷做出許多使人發笑的舉動。啊，這歡樂的宴會，華妹，眞要算是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感到絕大的歡快！但是，華妹，盛筵易散，歡樂不再！在匆忙裏，我終於別了你，終於別了我們可愛的宜興！現在，當時的歡會，只剩

得一些破碎不全的夢影，如清涼的黃昏裏，天邊的一抹殘虹，雖也彩豔動人，但在蒼黯的暮色中已顯得慘淡不堪了！

我很希望你下學期能到上海來讀書，你現在請專心努力你的學業吧！等到我代你找到了相當的學校，便寄章程給你，并當詳細地告訴你入學的手續。

最近我新出了幾部書，明天就當寄給你。

二姊不是嫌生產過多嗎？我預備買一本節制生育的書寄她，好嗎？

寄母近日諒是很強健的，我很記念着她！

天眞的瑞芬，有便請代我候候她，并請你說我很感謝她代我做這個寄媒！

蕓月姊和張諾的那位老姊姊，近日還到你家裏來吧？我也很記念着她們，有便時，也請你代我在她們的面前致意吧！

你的近況如何？我很盼望時時能知道你的消息。

最近要預備寫一部長篇小說，不久就要動筆，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大約非一二月的功夫不能脫稿。

希望你努力于文藝，將來做一個清高的女文學家！

你有什麼作品嗎？請你寄我拜讀一下。在可能範圍內，我極願代你在報章或雜誌上發表。

不多談，盼回音！祝你

身心永健！　　曹雪松謹上五月七日

寄母大人前望二個寄姊姊前代爲候候！

瑞芬寄姪女前亦請代爲候候！

五月九日

雪松寄哥：

當您別了我們的時候，在靈魂深處隱佈着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！您臨走的時候，不是說時局一平就來嗎？可是，時局平靜了，影兒也見不到您來！直至李飛抵宜後，方知您已到你那愛恨並存的上海去了；同時，今天又接着您的來信，啊，好容易把思念的心平下了一些。

雪松哥哥，您盼望我的回信，可是，學識淺薄

的我，怎夠得上和你通信呢？啊，雪松哥，要是我寫得不妥的地方，要請你指正和原諒！

前日在舍間，你不是問我對于現代的女界抱的什麼見解嗎？當時我沒有答復你；實在，不識不知的我有什麼話能答復您呢？

現在我雖是女師裏的最高級，我的一切，只有抱一個虛空的名頭罷了！不過，我却常常覺到現代的女界，是多麼的不自由，多麼的可憐！尤其是汚濁的宦興社會，一切都沒有可取的地方！不幸生在這個境地中的婦女，什麼都是悲哀的，種種是受壓迫的！使得我們絲毫得不到人的生趣！啊，雪松哥哥，我寫了這些閒話，你覺得討厭嗎？

在這將畢業而未畢業的我，可幸有雪松哥哥來同我設法升學；但是，沒有一些實學，如何夠得上升學呢？在我自己所預備的，想一面做事，一面自修。不過，倘使我幸而能到上海來讀書的說法，也是很可喜的一件事！怕只怕，境遇和事實不允許我罷了！

你的信，雪松哥哥，爲什麼寫得這樣悲傷？我

想你一定有什麼隱痛埋在心中，你願告訴我嗎？

你問我有什麼作品等話，我看了有不盡的感激！同時呢，也有無限的慚愧！所感激的，你能這樣誠意地來扶助我！所慚愧的，自己一些兒作品也沒有！

雪松哥哥，請你多寄幾本大著來給我看看，因爲我很愛讀你的作品。

家慈以下多很好，請您勿念！再談。謹祝身體康健！

寄妹李華謹復

五月十一日

李華妹：

在我極熱烈的盼望中，你的回信寄來了，我實無詞可以形容得出我心底所感到的歉榮！

在可能的範圍之內，我總希望你升學；萬一爲境遇所困，一方面找事做，一方面再讀書也好。

你爲什麼這樣消極呢？這是青年人所不應該的！吾妹尚在如花的青春時期，錦瑟的前程，正佈

滿無限的希望，一切都如剛出東山的太陽，燦爛的朝霞在舒捲着，清麗的晨光在飄洒着。我呢？啊，妹妹，飽受人世的凄苦的我，只有黃昏可與我比擬，不久，我生命的殘陽，要在黃昏的暮靄中殞落了！榮華，愛，花，光，一切都是與我絕了緣的，所以我現在要這樣的頹唐，這樣的抱悲觀！但是，妹妹，充滿花光笑影的你，萬不可步着我的後塵，快樂之女神站在你的前途，歡愛地微笑地在等候你，你走去，妹妹，你努力向前追尋歡樂去！

社會誠然是污濁不堪的，但有爲的青年，妹妹，要是你是一個有爲的青年，應該與萬惡的社會奮鬪，從地獄裏造天堂，從血路上建樓房。妹妹，只要你始終奮鬥到底，天堂終是屬于你的！

妹妹也許要說我只能勸慰人家，而自己却不能振作有爲。妹妹，錯了，我何嘗不想振作有爲，無奈我屢次向我的仇人——社會，家庭——奮鬥，但屢次都失敗了！

我如今是從人生的戰陣上敗北歸來的一個受了重傷的可憐的戰士！

我那里還有餘力再重振旗鼓向前奮鬥呢？妹妹，我如今含着眼淚用雙手撫摩我的創傷還恐過忙，那里還有餘力來重振旗鼓向前奮鬥呢？

但是，妹妹，我却不願你悲觀！妹妹，我更不願你的思想走向消極的路上去！

你要向充滿希望的積極的路上走去；妹妹，你要聽我的話，你要向積極的路上走去！

我對你的期望很大，妹妹，願你聽我的話吧！

二姊的書，不日另行寄上。

日前曾寄你三本書，不知你收到否？因爲在你的回信上沒有說明。

一天到晚，似乎很忙；但忙些什麼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眞可笑！

妹妹年少力壯，望努力學業，用功！用功！用功！多讀書，多作文！

盼回音！祝

努力文學！　　雪松于五月十一

寄母前代爲問安！

五月十二日

雪松寄哥：

昨天收到你寄來的新出版的大著三部，謝謝！在和風醉人的傍晚，我帶着三本新書，漫步到你最愛戀的西溪之濱，在一塊如茵的淺草地上坐了下來！對着隱隱的遠山，面着清碧的溪流，展開書來慢慢誦讀！書中的詩章是這樣纏綿而動人，週遭的風景是如此和麗而清新！啊，坐在哥哥所讚賞的溪濱，展開哥哥近作的詩文，眞是別有一種風韻！

校中本級自本月十四日起，出發參觀，第一二天到無錫，然後再到蘇州。啊，無錫的惠山，寄暢園，姑蘇的虎丘，寒山寺，這次都可有遊賞的機會了！

這次旅行，約有十天之久；在這十天中，請你不要寄信給我，因爲旅遊在外，影蹤不定，不會有一定的通信地址；要是你仍寄到我家裏，我又不在家中，你寫給我的信，我自己又看不到。讓別人家去拆閱，那末，你還是等于不寫一樣。哥哥，要是在參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